

民進黨在陳雲林來台期間的一連串活動，不但逼得陳雲林無法走出晶華酒店，也讓馬英九臨時更改會見陳雲林的時間，五分鐘快閃。國共兩黨努力營造兩岸一家親，《美聯社》卻報導台灣中國好像兩個星球。從運動的目標來衡量，民進黨的勝利遠超出原有的預期。但從活動中的脫序和衝突現象，也可以看出在執政八年之後，民進黨搞群眾運動的能力大幅退化。

群眾運動的本質就是帶著一群毫無訓練，甚至彼此素未謀面的士兵上戰場。一般而言，運動發起者根本不知道會吸引哪些人來參加，也無從預料這些人會採取哪些行動。但運動一旦發起，所有人的行為都要由發起者來承擔責任，不能因為有些人不請自來，他們的行為就責任自負。這就要求運動發起者必須擁有一支有能力維持秩序的部隊，並在活動過程中隨時保持指揮權統一不旁落。單從十一月六日白天的「圍城」及晚上的圓山衝突來看，這兩個條件民進黨都沒有。

民進黨在野時曾經發展出一支訓練有素的「糾察隊」。這些人等同民進黨的「義消」或「義消」，平日聯誼感情，在運動場上則身穿代表權威的糾察隊制服，或者站在第一線隔離群眾與警察，或者在有人不服指揮喊衝喊打時第一時間出面制止。由於他們經驗豐富，甚至本身就是嫺熟的街頭戰將出身，對於哪些老面孔會衝會打早就打一目了然，也知道用什麼手段加以勸服或嚇阻。但在這次的活動中，我們只看到稀稀落落的黨工（甚至多數為女性黨工）穿著和一般群眾相同的服裝在努力維持秩序。他們的指揮不但對「衝組」民眾毫無權威可言，連相對服從的民眾也不知道他們發出的指令究竟代表誰。

民進黨過去搞群眾運動也一定會設立最高總指揮及相關幹部，建立明確的指揮系統。總指揮等同野戰司令官，是下令進攻或撤退的實際決策者，也是和警方交涉的權威代表。他不但要有豐富的運動經驗，也要對警民雙方的心理動向有充份的了解。這個人通常不是黨主席，因為黨主席主要是負責場面上的演講和激勵士氣，而總指揮必須從頭到尾站在場內最高的指揮車上，批著醒目的「總指揮」肩帶，隨時根據現場狀況以場內音量最大的喇叭下達指令。他必須掌握現場所有麥克風和宣傳車的指揮權，確保場內沒有任何一支麥克風不是自己的幹部所控制。當有人發出不同甚至相反的指令時，他更必須指示幹部立即制止這種形同「奪權」的行為，對群眾施以強力的羈縻。

反觀這次的活動，我們根本不知道民進黨的總指揮是誰，似乎完全是由黨主席蔡英文自行判斷。現場民眾看不到也聽不到最高指令來自何方，而民進黨似乎也放任來自各地的宣傳車自行主導週邊的民眾。於是當前立委王淑慧在另一台宣傳車上用喇叭鼓動群眾往圓山方向挺進時，群眾會以為這是黨中央的指令，而群眾一旦開始移動，黨中央也無法制止。

群眾運動不是請客吃飯，但民進黨執政八年來卻早已習慣「政權在手，警方配合演出」的請客吃飯式活動，大家上街做戲給媒體看。不論是「二二八牽手」，還是「反反分裂法大遊行」都是同樣的模式。當年的「糾察隊」成員因為排不上用場而煙消雲散，每次活動也都設立一堆「總指揮」、「總督導」、「總策劃」、「總領隊」等榮譽職，讓黨內四大天王或八大神將掛個頭銜向群眾揮手。這八年來唯一真正的群眾活動，大概只有「紅衫軍」而已，但當時的民進黨人也只是躲在警方的背後，指揮警察去對付。

對於真正要和警方硬碰硬的群眾活動，蔡英文沒有經驗，就連黨內經驗豐富的幹部們也都快忘得一幹二盡。民進黨在圓山衝突後急於對外辯解，倒不如真心檢討，趕快重拾領導群眾運動的能力。